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東坡志林

第四卷 古蹟 玉石 井河 卜居 亭堂 人物

古蹟 鐵墓厄臺

餘舊過陳州，留七十餘日，近城可遊觀者無不至。柳湖旁有邱，俗謂之「鐵墓」，雲陳胡公墓也，城濠水注嚙其址，見有鐵錮之。又有寺曰「厄臺」，雲孔子厄於陳、蔡所居者，其說荒唐，在不可信。或曰東漢陳愍王寵「散弩臺」，以控黃巾者，此說為近之。

黃州隋永安郡

昨日讀《隋書·地理志》，黃州乃永安郡。今黃州東十五里許有永安城，而俗謂之「女王城」，其說甚鄙野。而《圖經》以為春申君故城，亦非是。春申君所都，乃故吳國，今無錫惠山上有春申廟，庶幾是乎？

漢講堂

漢時講堂今猶在，畫固儼然。丹青之古，無復前比。

記樊山

自餘所居臨臯亭下，亂流而西，泊於樊山，為樊口，或曰「燔山」，歲旱燔之，起龍致雨；或曰樊氏居之，不知孰是。其上為盧洲，孫仲謀汎江遇大風，柁師請所之，仲謀欲往盧洲，其僕谷利以刀擬柁師，使泊樊口。遂自樊口鑿山通路歸武昌，今猶謂之「吳王峴」。有洞穴，土紫色，可以磨鏡。循山而南至寒谿寺，上有曲山，山頂即位壇、九曲亭，皆孫氏遺蹟。西山寺泉水白而甘，名菩薩泉，泉所出石，如人垂手也。山下有陶母廟，陶公治武昌，既病登舟，而死於樊口。尋繹故跡，使人悽然。仲謀獵於樊口，得一豹，見老母曰：「何不逮其尾？」忽然不見。今山中有聖母廟，予十五年前過之，見彼板彷彿有「得一豹」三字，今亡矣。

赤壁洞穴

黃州守居之數百步為赤壁，或言即周瑜破曹公處，不知果是否？斷崖壁立，江水深碧，二鶻巢其上，有二蛇，或見之。遇風浪靜，輒乘小舟至其下，捨舟登岸，入徐公洞。非有洞穴也，但山崦深邃耳。《圖經》云是徐邈，不知何時人，非魏之徐邈也。岸多細石，往往有溫瑩如玉者，深淺紅黃之色，或細紋如人手指螺紋也。既數游，得二百七十枚，大者如棗栗，小者如芡實，又得一古銅盆盛之，注水粲然。有一枚如虎豹首，在口鼻眼處，以為群石之長。

玉石

辨真玉

今世真玉甚少，雖金鐵不可近，須沙碾而後成者，世以為真玉矣，然猶未也，特珉之精者。真玉須定州磁芒所不能傷者，乃是雲。問後苑老玉工，亦莫知其信否。

紅絲石

唐彥猷以青州紅絲石為甲。或云：「惟堪作殷盆，蓋亦不見佳者。」今觀雪菴所藏，乃知前人不妄許爾。

井河

筒井用水韃法

蜀去海遠，取鹽於井。陵州井最古，涪井、富順鹽亦久矣，惟邛州蒲江縣井，乃祥符中民王鸞所開，利入至厚。自慶曆、皇祐以來，蜀始創「筒井」，用圓刀鑿如碗大，深者數十丈，以巨竹去節，牝牡相銜為井，以隔橫入淡水，則鹹泉自上。又以竹之差小者出入井中為桶，無底而竅其上，懸熟皮數寸，出入水中，氣自呼吸而啟閉之，一筒致水數鬥。凡筒井皆用機械，利之所在，人無不知。《後漢書》有「水韃」，此法惟蜀中鐵冶用之，大略似鹽井取水筒。太子賢不識，妄以意解，非也。

汴河門門

數年前朝廷作汴河門門以淤田，識者皆以為不可，竟為之，然卒亦無功。方樊山水盛時放門門，則河田墳墓廬舍皆被害，及秋水退而放，則淤不能厚，謂之「蒸餅淤」，朝廷亦厭之而罷。偶讀白居易《甲乙判》，有云：「得轉運使以汴河水淺不通運，請築塞兩河門門，節度使以當管營田悉在河次，在門門築塞，無以供軍。」乃知唐時汴河兩岸皆有營田門門，若運水不乏，即可沃灌。古有之而今不能，何也？當更問知者。

卜居

太行卜居

柳仲舉自共城來，搏大官米作飯食我，且言百泉之奇勝，勸我卜鄰。此心飄然已在太行之麓矣！元祐三年九月七日，東坡居士書。

范蜀公呼我卜鄰

范蜀公呼我卜鄰許下，許下多公卿，而我蓑衣箬笠，放蕩於東坡之上，豈復能事公卿哉？居人久放浪，不覺有病，或然持養，百病皆作。如州縣久不治，因循苟簡，亦曰無事，忽遇能吏，百弊紛然，非數月不能清淨也。要且堅忍不退，所謂一勞永逸也。

合江樓下戲

合江樓下，秋碧浮空，光搖幾席之上，而有茅店廬屋七八間，橫斜砌下。今歲大水再至，居人散避不暇。豈無寸土可遷，而乃眷眷不去，常為人眼中沙乎？

名西閣

元豐七年冬至，過山陽，登西閣，時景繁出巡未歸。軾方乞歸常州，得請，春中方當復過此。故有閣欲名，思之未有佳者。蔡謨、廓，名父子也，晉、宋間第一流，輒以仰公家，不知可否？

亭堂

臨臯閑題

臨臯亭下八十數步，便是大江，其半是峨眉雪水，吾飲食沐浴皆取焉，何必歸鄉哉！江山風月，本無常主，閑者便是主人。聞范子豐新第園池，與此孰勝？所以不如君子，上無兩稅及助役錢爾。

名容安亭

陶靖節云：「倚南窗以寄傲，審容膝之易安。」故常欲作小軒，以容安名之。

陳氏草堂

慈湖陳氏草堂，瀑流出兩山間，落於堂後，如懸布崩雪，如風中絮，如群鶴舞。參寥子問主人乞此地養老，主人許之。東坡居士投名作供養主，龍邱子欲作庫頭。參寥不納，云：「待汝一口吸盡此水，令汝作。」

雪堂問潘邠老

蘇子得廢園於東坡之脅，築而垣之，作堂焉，號其正曰「雪堂」。堂以大雪中為，因繪雪於四壁之間，無容隙也。起居偃仰，環顧睥睨，無非雪者，蘇子居之，真得其所居者也。蘇子隱几而晝暝，栩栩然若有所適，而方興也，未覺，為物觸而寤。其適未厭也，若有失焉，以掌抵目，以足就履，曳於堂下。客有至而問者，曰：「子世之散人耶？拘人耶？散人也而未能，拘人也而嗜慾深。今似繫馬止也，有得乎？而有失乎？」蘇子心若省而口未嘗言，徐思其應，揖而進之堂上。客曰：「嘻，是矣！子之欲為散人而未得者也。予今告子以散人之道：夫禹之行水，庖丁之提刀，避眾礙而散其智者也。是故以至柔馳至剛，故石有時以泐；以至剛遇至柔，故未嘗見全牛也。予能散也，物固不能縛；不能散也，物固不能釋。子有患矣，用之於內可也，今也如蠅之在囊，而時動其脊脊，見於外者不特一毛二毛而已。風不可搏，影不可捕，童子知之。名之於人，猶風之與影也，子獨留之。故愚者視而驚，智者起而軋。吾固怪子為今日之晚也，子之遇我，幸矣！吾今邀子為籬外之游，可乎？」蘇子曰：「予之於此，自以為籬外久矣，子又將安之乎？」客曰：「甚矣，子之難曉也！夫勢利不足以為籬也，名譽不足以為籬也，陰陽不足以為籬也，人道不足以為籬也，所以籬子者，特智也爾。智存諸內，發而為言，則言有謂也，形而為行，則行有謂也。使子欲嘿不欲嘿，欲息不欲息，如醉者之悲言，如狂者之妄行，雖掩其口，執其臂，猶且喑鳴跼蹙之不已。則籬之於人，抑又固矣。人之為患以有身，身之為患以有心。是圍之構堂，將以佚子之身也，是堂之繪雪，將以佚子之心也。身待堂而安，則形固不能釋，心以雪而警，則神固不能凝。子之知既焚而燼矣，燼又復然，則是堂之作也，非徒無益，而又重子蔽蒙也。子見雪之白乎？則恍然而目眩。子見雪之寒乎？則悚然而毛起。五官之為害，惟目為甚，故聖人不為。雪乎雪乎，吾見子知為目也，子其殆矣！」客又舉杖而指諸壁，曰：「此凹也，此凸也。方雪之雜下也，均矣，厲風過焉，則凹者留而凸者散。天豈私於凹凸哉？勢使然也。勢之所在，天且不能違，而況於人乎！子之居此，雖遠人也，而圍有是堂，堂有是名，實礙人耳，不猶雪之在凹者乎？」蘇子曰：「予之所為，適然而已，豈有心哉？殆也，奈何？」客曰：「子之適然也？適有雨，則將繪以雨乎？適有風，則將繪以風乎？雨不可繪也，觀雲氣之洶湧，則使子有怒心；風不可繪也，見草木之披靡，則使子有懼意。睹是雪也，子之內亦不能無動矣。苟有動焉，丹青之有靡麗，水雪之有水石，一也。德有心，心有眼，物之所襲，豈有異哉！」蘇子曰：「子之所言是也，敢不聞命？然未盡也，予不能默，此正如與人訟者，其理雖已屈，猶未能絕辭者也。子以為登春臺與入雪堂，有以異乎？以雪觀春，則雪為靜，以臺觀堂，則堂為靜。靜則得，動則失。黃帝，古之神也，游乎赤水之北，登乎崑崙之邱，南望而還，遺其玄珠焉。游以適意也，望以寓情也，意適於游，情寓於望，則意暢情出而忘其本矣，雖有良貴，豈得而寶哉？是以不免有遺珠之失也。雖然，意不久留，情不再至，必復其初而已矣，是又驚其遺而索之也。餘之此堂，追其遠者近之，收其近者內之，求之眉睫之間，是有八荒之趣。人而有知也，升是堂者，將見其不邇而優，不寒而慄，淒凜其肌膚，洗滌其煩鬱，既無炙手之譏，又免飲冰之疾。彼其趨趨利害之途，猖狂憂患之域者，何異探湯執熱之俟濯乎？子之所言者，上也；餘之所言者，下也。我將能為子之所為，而子不能為我之為矣。譬之厭膏粱者與之糟糠，則必有忿詞；衣文繡者被之以皮弁，則必有愧色。子之於道，膏粱文繡之謂也，得其上者耳。我以子為師，子以我為資，猶人之於衣食，缺一不可。將其與子游，今日之事姑置之以待後論，予且為子作歌以道之。」歌曰：

雪堂之前後兮春草齊，雪堂之左右兮斜徑微。雪堂之上兮有碩人之頎頎，考槃於此兮芒鞋而葛衣。挹清泉兮，抱甕而忘其機；負頃筐兮，行歌而采薇。吾不知五十九年之非而今日之是，又不知五十九年之是而今日之非，吾不知天地之大也寒暑之變，悟昔日之臞而今日之肥。感子之言兮，始也抑吾之縱而鞭吾之口，終也釋吾之縛而脫吾之鞵。是堂之作也，吾非取雪之勢，而取雪之意；吾非逃世之事，而逃世之機。吾不知雪之為可觀賞，吾不知世之為可依違。性之便，意之適，不在於他，在於群息已動，大明既升，吾方輾轉一觀曉隙之塵飛。子不棄兮，我其子歸！

客忻然而笑，唯然而出，蘇子隨之。客顧而頷之曰：「有若人哉！」

人物

堯舜之事

夫學者載籍極博，猶考信於六藝。《詩》、《書》雖闕，然虞、夏之文可知也。堯將遜位，讓於虞舜，舜、禹之間，岳牧咸薦，乃試之於位，典職數十年，功用既興，然後授政。示天下重器，王者大統，傳天下若斯之難也。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，由不受，恥之，逃隱。及夏之時，有卞隨、務光者。此何以稱焉？東坡先生曰：士有以簞食豆羹見於色者。自吾觀之，亦不信也。

論漢高祖羹頡侯事

高祖微時，嘗避事，時時與賓客過其丘嫂食。嫂厭叔與客來，陽為羹盡，釜，客以故去。已而視其釜中有羹，由是怨嫂。及立齊、代王，而伯子獨不侯。太上皇以為言，高祖曰：「非敢忘之也，為其母不長者。」封其子信為羹頡侯。高祖號為大度不記人過者，然不置羹釜之怨，噉不畏太上皇緣此記分杯之語乎？

武帝踞廁見衛青

漢武帝無道，無足觀者，惟踞廁見衛青，不冠不見汲長孺，為可佳耳。若青奴才，雅宜舐痔，踞廁見之，正其宜也。

元帝詔與論語孝經小異

楚孝王嘗疾，成帝詔云：「夫子所痛，『蔑之，命矣夫』。」東平王不得於太后，元帝詔曰：「諸侯在位不驕，然後富貴離其身，而社稷可保。」皆與今《論語》、《孝經》小異。離，附離也，今作「不離於身」，疑為俗儒所增也。

跋李主詞

「三十餘年家國，數千里地山河，幾曾慣干戈？一旦歸為臣虜，沈腰潘鬢消磨。最是倉惶辭廟日，教坊猶奏別離歌，揮淚對宮娥。」後主既為樊若水所賣，舉國與人，故當慟哭於九廟之外，謝其民而後行，顧乃揮淚宮娥，聽教坊離曲！

真宗仁宗之信任

真宗時，或薦梅詢可用者，上曰：「李沆嘗言其非君子。」時沆之沒，蓋二十餘年矣。歐陽文忠公嘗問蘇子容曰：「宰相沒二十年，能使人主追信其言，以何道？」子容言：「噉以無心，故爾。」軾因贊其語，且言：「陳執中俗吏耳，特以至公猶能取信主上，況如李公之才識，而濟之無心耶！」時元祐三年興龍節，賜宴尚書省，論此。是日，又見王鞏雲其父仲儀言：「陳執中罷相，仁宗問：『誰可代卿者？』執中舉吳育，上即召赴闕。會乾元節侍宴，偶醉坐睡，忽驚顧拊牀呼其從者。上愕然，即除西京留臺。」以此觀之，執中雖俗吏，亦可賢也。育之不相，命矣夫！然晚節有心疾，亦難大用，仁宗非棄材之主也。

孔子誅少正卯

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，或以為太速。此叟蓋自知其頭方命薄，必不久在相位，故汲汲及其未去發之。使更遲疑兩三日，已為少正卯所圖矣。

戲書顏回事

顏回簞食瓢飲，其為造物者費亦省矣，然且不免於夭折。使回更喫得兩簞食半瓢飲，當更不活得二十九歲。然造物者輒支盜跖兩日祿料，足為回七十年糧矣，但恐回不要耳。

辨荀卿言青出於藍

荀卿云：「青出於藍而青於藍，冰生於水而寒於水。」世之言弟子勝師者，輒以此為口實，此無異夢中語！青即藍也，冰即水也。釀米為酒，殺羊豕以為膳羞，曰「酒甘於米，膳羞美於羊」，雖兒童必笑之，而荀卿以是為辨，信其醉夢顛倒之言！以至論人之性，皆此類也。

顏蠋巧於安貧

顏蠋與齊王遊，食必太牢，出必乘車，妻子衣服麗都。蠋辭去，曰：「玉生於山，制則破焉，非不寶貴也，然而太璞不完。士生於鄙野，推選則祿焉，非不尊遂也，然而形神不全。蠋願得歸，晚食以當肉，安步以當車，無罪以當貴，清靜貞正以自娛。」嗟乎，戰國之士未有如魯連、顏蠋之賢者也，然而未聞道也。晚食以當肉，安步以當車，是猶有意於肉於車也。晚食自美，安步自適，取其美與適足矣，何以當肉與車為哉！雖然，蠋可謂巧於居貧者也。未飢而食，雖八珍猶草木也；使草木如八珍，惟晚食為然。蠋固巧矣，然非我之久於貧，不能知蠋之巧也。

張儀欺楚商於地

張儀欺楚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，既而曰：「臣有奉邑六里。」此與兒戲無異，天下無不疾張子之詐而笑楚王之愚也，夫六百里豈足道哉！而張又非楚之臣，為秦謀耳，何足深過？若後世之臣欺其君者，曰：「行吾言，天下舉安，四夷畢服，禮樂興而刑罰措。」其君之所欲得者，非特六百里也，而卒無絲毫之獲，豈特無獲，所喪已不勝言矣。則其所以事君者，乃不如張儀之事楚。因讀《晁錯論》，書此。

趙堯設計代周昌

方與公謂周昌之吏趙堯年雖少，奇士，「君必異之，且代君」。昌笑曰：「堯，刀筆吏爾，何至是！」居頃之，堯說高祖為趙王置貴強相，噉周昌為可。高祖用其策，堯竟代昌為御史大夫。呂後殺趙王，昌亦無能為，特謝病不朝爾。由此觀之，堯特為此計代昌爾，安能為高祖謀哉！呂後怨堯為此計，亦抵堯罪。堯非特不能為高祖謀，其自為謀亦不善矣，昌謂之刀筆吏，豈誣也哉！

黃霸以驕為神爵

吾先君友人史經臣彥輔，豪偉人也，嘗言：「黃霸本尚教化，庶幾於富，而教之者乃復用烏攫小數，陋哉！潁川鳳皇，蓋可疑也，霸以驕為神爵，不知潁川之鳳以何物為之？」雖近於戲，亦有理也。

王嘉輕減法律事見梁統傳

漢仍秦法，至重。高、惠固非虐主，然習所見以為常，不知其重也，至孝文始罷肉刑與參夷之誅。景帝復孥戮晁錯，武帝罪戾有增無損，宣帝治尚嚴，因武之舊。至王嘉為相，始輕減法律，遂至東京，因而不改。班固不記其事，事見《梁統傳》，固可謂疏略矣。嘉，賢相也，輕刑，又其盛德之事，可不記乎？統乃言高、惠、文、景以重法興，哀、平以輕法衰，因上書乞增重法律，賴當時不從其議。此如人年少時不節酒色而安，老後雖節而病，見此便謂酒可以延年，可乎？統亦東京名臣，一出此言，遂獲罪於天，其子鬆、竦皆以非命而死，冀卒滅族。嗚呼，悲夫，戒哉！「疏而不漏」，可不懼乎？

李邦直言周瑜

李邦直言：周瑜二十四經略中原，今吾四十，但多睡善飯，賢愚相遠。如叔安上言吾子以快活，未知孰賢與否？

勃遜之

與朱勃遜之會議於潁，或言洛人善接花，歲出新枝，而菊品尤多。遜之曰：「菊當以黃為正，餘可鄙也。」昔叔向聞驪蔑一言，得其為人，予於遜之亦云然。

劉聰吳中高士二事

劉聰聞當為須遮國王，則不復懼死，人之愛富貴，有甚於生者。月犯少微，吳中高士求死不得，人之好名，有甚於生者。

郗超出與桓溫密謀書以解父

郗超雖為桓溫腹心，以其父信忠於王室，不知之。將死，出一箱付門生，曰：「本欲焚之，恐公年尊，必以相傷為斃。我死後，公若大損眠食，可呈此箱，不爾便燒之。」愔後果哀悼成疾，門生以指呈之，則悉與溫往反密計。愔大怒，曰：「小子死晚矣！」更不復哭矣。若方回者，可謂忠臣矣，當與石碻比。然超謂之不孝，可乎？使超知君子之孝，則不從溫矣。東坡先生曰：超，小人之孝也。

論桓範陳宮

司馬懿討曹爽，桓範往奔之。懿謂蔣濟曰：「智囊往矣！」濟曰：「範則智矣，驚馬戀棧豆，必不能用也。」範說爽移車駕幸許昌，招外兵，爽不從。範曰：「所憂在兵食，而大司農印在吾許。」爽不能用。陳宮、呂布既擒，曹操謂宮曰：「公臺平生自謂智有餘，今日何如？」宮曰：「此子不用宮言，不然，未可知也！」僕嘗論此二人：呂布、曹爽，何人也？而為之用，尚何言知！臧武仲曰：「抑君似鼠，此之謂智。」元祐三年九月十八日書。

錄溫嶠問郭文語

溫嶠問郭文曰：「人皆有六親相容，先生棄之，何樂？」文曰：「本行學道，不謂遭世亂，欲歸無路耳。」又曰：「飢思食，壯思室，自然之理，先生獨無情乎？」曰：「情由憶生，不憶故無情。」又問：「先生噉處窮山，死為烏鳶所食，奈何？」曰：「埋藏者食於螻蟻，復何異？」又問：「猛虎害人，先生噉不畏耶？」曰：「人無害獸心，則獸亦不害人。」又問：「世不寧則身不安，先生不出濟世乎？」曰：「非野人之所知也。」予嘗監錢塘郡，游餘杭九鎮山，訪大滌洞天，即郭生之舊隱。洞大，有巨壑，深不可測，蓋嘗有勅使投龍簡雲。戊寅九月七日書。

劉伯倫

劉伯倫常以錘自隨，曰：「死即埋我。」蘇子曰，伯倫非達者也，棺槨衣衾，不害為達。苟為不然，死則已矣，何必更埋！

房琯陳濤斜事

房次律敗於陳濤斜，殺四萬人，悲哉！世之言兵者，或取《通典》，《通典》雖杜佑所集，然其源出於劉秩。陳濤之敗，秩有力焉。次律云：「熱洛河雖多，安能當我劉秩！」挾區區之辨以待熱洛河，疏矣。

張華鷦鷯賦

阮籍見張華《鷦鷯賦》，歎曰：「此王佐才也！」觀其意，獨欲自全於禍福之間耳，何足為王佐乎？華不從劉卞言，竟與賈氏之禍，畏八王之難，而不免倫、秀之虐。此正求全之過，失《鷦鷯》之本意。

王濟王愷

王濟以人乳蒸豚，王愷使妓吹笛，小失聲韻便殺之，使美人行酒，客飲不盡，亦殺之。時武帝在也，而貴戚敢如此，知晉室之亂也久矣。

王夷甫

王夷甫既降石勒，自解無罪，且勸僭號。其女惠風為愷懷太子妃，劉曜陷洛，以惠風賜其將喬屬。將妻之，惠風杖劍大罵而死。乃知王夷甫之死，非噉慙見晉公卿，乃當羞見其女也。

衛瓘欲廢晉惠帝

晉惠帝為太子，衛瓘欲陳啟廢立之策而未敢發。會燕凌雲臺，瓘託醉跪帝前，曰：「臣欲有所啟。」欲言之而止者三，因拊牀曰：「此坐可惜！」帝意乃悟，曰：「公真大醉。」賈後由是怨之。此何等語，乃於眾中言之，豈所謂「不密失身」者耶？以瓘之智，不宜暗此，殆鄧艾之冤，天奪其魄爾。

裴頠對武帝

晉武帝探策，豈亦如籤也耶？惠帝不肖，得一，蓋神以實告。裴頠諂對，士君子恥之，而史以為美談，鄙哉！惠、懷、愷皆不終，牛繫馬後，豈及亡乎！

劉凝之沈麟士

《南史》：劉凝之為人認所著履，即與之，此人後得所失履，送還，不肯復取。又沈麟士亦為鄰人認所著履，麟士笑曰：「是卿履耶？」即與之。鄰人得所失履，送還，麟士曰：「非卿履耶？」笑而受之。此雖小事，然處事當如麟士，不當如凝之也。

柳宗元敢為誕妄

柳宗元敢為誕妄，居之不疑。呂溫為道州、衡州，及死，二州之人哭之逾月，客舟之過於此者，必呱呱然。雖子產不至此，溫何以得之！其稱溫之弟恭亦賢豪絕人者，又云恭之妻裴延齡之女也。孰有士君子肯為裴延齡婿者乎？柳宗元與佗、叔文交，蓋亦不差於延齡姻也。恭為延齡婿不見於史，宜表而出之，見宗元文集恭墓誌雲。